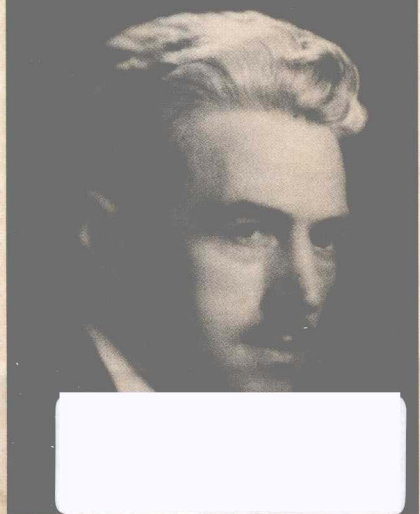


达希尔·哈米特作品集②

Dashiell  
Hammett

玻璃钥匙

(美) 达希尔·哈米特 著 周莎 译



The Glass Key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---

# 玻璃钥匙

*The Glass Key*

(美) 达希尔·哈米特 著  
周莎 译

THE GLASS KEY  
by DASHIELL HAMMETT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2012 New Star Press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玻璃钥匙 / (美) 哈密特著 ; 周莎译 . —北京 : 新星出版社 , 2012.10

ISBN 978-7-5133-0508-2

I . ①玻… II . ①哈… ②周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 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3508 号

---



## 玻璃钥匙

(美) 达希尔·哈密特 著 ; 周莎 译

责任编辑 : 邹 璿  
统筹编辑 : 王 欢  
责任印制 : 韦 规  
装帧设计 : wesign 未设计

---

出版发行 : 新星出版社  
出 版 人 : 谢 刚  
社 址 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 
网 址 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  
电 话 : 010-88310888  
传 真 : 010-65270449  
法律顾问 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 : 010-88310800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  
邮购地址 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---

印 刷 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: 910mm×1230mm 1/32  
印 张 : 8.25  
字 数 : 114 千字  
版 次 : 2012 年 10 月 第一版 2012 年 10 月 第一次印刷  
书 号 : ISBN 978-7-5133-0508-2  
定 价 : 25.00 元

---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## 目录

- |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
| 1   | 一 唐人街的尸体 |
| 33  | 二 帽子戏法   |
| 56  | 三 旋风爆破   |
| 88  | 四 狗屋     |
| 110 | 五 医院     |
| 139 | 六 《观察者》  |
| 166 | 七 心腹     |
| 188 | 八 革职     |
| 211 | 九 卑劣之徒   |
| 232 | 十 破碎的钥匙  |

## 一 唐人街的尸体

### 1

两颗绿色骰子滚过同色的桌面，撞上了凸起的桌沿后又弹了回去。一颗很快停住，亮出排成两行的六个白点；另一颗滚到桌面中央才停下，上头只有一点。

“啊——”内德·博蒙特含糊地咕哝了一声，而赢家们把桌上的钱一扫而空。

哈里·斯洛特拿起骰子，在苍白多毛的大手里把玩着。“下两注。”他往赌桌上扔了一张二十元和一张五元的纸钞。

内德·博蒙特抽身退下。“轮到他了，赌徒们，我得去补充赌本。”他说完穿过台球室走向门边，正好碰上要进门的沃尔特·伊万斯。内德说了一句“沃尔特，你好”，就打算继续走，但伊万斯在他经过时一把

拉住他的胳膊肘，转过脸看着他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跟保……保……保罗谈过吗？”说“保……保……保罗”的时候，星星点点的唾沫从伊万斯的嘴里喷溅了出来。

“我正要上楼去看他。”

伊万斯那张漂亮的圆脸上的瓷蓝色眼睛顿时一亮，直到内德·博蒙特眯起眼睛又说：“如果你没什么耐心的话，就别期待太多。”

伊万斯的下颌抽搐了一下。“但……但……但是她下个月就要生小……小……小孩了。”

惊讶的神色自内德·博蒙特的暗色眼睛里一掠而过。他将胳膊从那个比自己矮的男人手里抽出来，往后退了几步，深色小胡子下的嘴角歪向一边，开口说道：“沃尔特，现在时机不妙，而且——总之，你最好别盼着十一月前能解决，免得失望。”说完，他的眼睛再度眯了起来，审视着对方。

“但……但……但是如果你告……告诉他……”

“我会尽量催他。而你也应该明白，他会尽力的，只不过他现在处于一个艰难的时刻。”他晃了晃肩，脸色也暗淡下来，但眼中依然闪烁着警戒的光芒。

伊万斯舔着嘴唇，拼命地眨着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伸出双手拍了拍内德·博蒙特的胸膛。“你快上……上……上去吧。”他催促着，声音中带着恳求，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在这里等……等你。”

## 2

内德·博蒙特在上楼的时候点着了一根有绿斑点的细雪茄。到了墙上挂着州长画像的二楼楼梯口处，他转向建筑的临街面，敲了敲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厚橡木门。

一听到保罗·马兹维说“进来”，他就打开门走了进去。保罗·马兹维一个人在房间里，正双手插着裤兜站在窗前，背对着门，透过窗帘俯视楼下昏暗的唐人街。

“唔，你来了。”他缓缓地转过身来。保罗·马兹维四十五岁，与内德·博蒙特身量相仿，但多了四十磅精实的肌肉。他发色浅亮，中分头梳得服服帖帖；脸庞红润、轮廓坚毅，可以称得上英俊。他的衣装质地优良，仪表严整，因此毫无浮夸之嫌。

“借我一点钱。”内德·博蒙特关上门后开了口。

“多少？”马兹维从上装内兜里摸出了一个棕色的大钱包。

“两百。”

“赌输了？”马兹维给了他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和五张二十块的现钞。

“谢了，”内德·博蒙特把钱收好，“是啊。”

“你有一阵子没赢什么钱了，对吧？”马兹维把手收回裤袋的时候这样问。

“没那么久——一个月或者六星期而已。”

马兹维微笑了起来。“输钱的话，就算久了。”

“对我来说可不算。”内德·博蒙特的声音里有隐隐约约的怒气。

马兹维翻搅着口袋里的一堆硬币。“今晚赌得大吗？”他倚上了桌角，然后低头看着脚上锃亮的棕色皮鞋。

内德·博蒙特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金发男人，然后摇摇头说：“小意思。”他走向窗边，街对面的楼群之上天色昏沉。他与马兹维擦身而过，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号码。“喂，伯尼，我是内德。佩吉·欧图尔现在的赔率是多少？就这么点儿？……好吧，每个替我押五百……好……我敢说肯定会下雨，那样的话，她就能击败‘焚化炉’了……行啊，到时候再告诉我赔率……嗯。”

他挂断电话，又转回到马兹维眼前。

“既然手气这么背，怎么不歇一阵子呢？”马兹维问他。

内德·博蒙特皱起眉头。“那没用，只会接着倒霉下去。我应该把一千五百块全押在一匹马上，而不是分开押。说不定扛过一次大的，眼下的霉运就到头了。”

马兹维低低地笑着抬起头来。“那也得你能扛得起啊。”

内德·博蒙特嘴角一垂，髭角也跟着耷拉下去。“只要是落到我头上的，什么我都扛得住。”他这么说着，走向了房门。

“我觉得你准可以，内德。”手握住门钮的时候他听见马兹维语气



诚恳地说。

他转过身来。“可以怎样？”他不耐烦地问。

马兹维掉转了视线盯着窗外。“可以面对任何事。”

内德·博蒙特研究着马兹维闪避的神色，金发男人又开始不自然地摩挲着口袋里的钱币。内德扮出茫然的眼神，用十足迷惑的口气问：“你说的是谁？”

马兹维脸红了。他离开了桌子，朝内德·博蒙特迈了一步。

“你去死吧。”他说。

内德·博蒙特笑出了声。

马兹维也腼腆地笑了起来，掏出一条镶绿边的手帕擦了擦脸。“你最近为什么都不去我家？”他问，“妈妈昨天晚上还说她都一个月没看到你了。”

“这星期我大概会找个晚上过去。”

马兹维收起了他的手帕。“你应该来。你知道妈有多么喜欢你。来吃个晚饭嘛。”

内德·博蒙特再次走向房门，步子缓慢，一边眼角的余光注视着金发男人。

“你想见我就是为这件事？”手放在门把手上时他问道。

马兹维锁起了眉头。

“嗯，就是——”他清了清喉咙，“呃……啊，还有别的事。”他忽然收起了怯懦的表情，变得十分平静而自制，“星期四是亨利小姐的生日，你看我该送她什么？这种事情你比我懂得多。”

内德·博蒙特放开了门把手。等到转身面对着马兹维的时候，他已经藏起了震惊的眼神。他喷了口雪茄烟，开口问道：“他们要搞生日活动什么的，对吧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邀了你？”

马兹维摇摇头。“但明天晚上我会过去吃晚饭。”

内德·博蒙特瞥了一下手中的雪茄，然后再度抬眼看着马兹维的脸。

“保罗，你打算支持参议员吗？”他问。

“我想我们会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说这话时内德·博蒙特的声调十分柔和，他的笑意也一样。

马兹维也微笑了。“因为有你帮助我们，他才能击垮罗恩；而有了他支持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压倒其他候选人，所向无敌。”

内德·博蒙特把雪茄塞回嘴里，继续轻声问道：“没有你——”他特别强调了“你”这个字，“——的支持，那位参议员这次选得上吗？”

“绝无可能。”马兹维冷静而肯定地回答。

内德·博蒙特沉吟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他明白这一点吗？”

“他应当比谁都明白。而如果他不一——这又关你什么事？”

内德·博蒙特冷笑了一声。“如果他不明白，”他意味深长地说，“你明天晚上就不过去吃晚饭了吗？”

马兹维皱起眉头，又问了一次：“这他妈的到底关你什么事？”

内德·博蒙特取出嘴里的雪茄，雪茄头已经被他咬裂了。“完全不关我的事。”他说着，脸上带着思虑的神色，“但你觉得其他候选人就不需要他的支持吗？”

“没人能得到专一的支持，”马兹维谨慎地回答，“不过即使没有他的支援，我们还是能搞得定的。”

“你承诺过他什么吗？”

马兹维的嘴唇扭曲了。“差不多敲定了。”

内德·博蒙特的脸色苍白。他垂下头，直到他得抬眼向上看着金发男人。“撇下他别管了，保罗，”他压低嗓子，声音嘶哑，“让他输。”

“哎，要真这么干我就见鬼了！”马兹维双手握拳搁在臀后，疑虑地轻声说道。

内德·博蒙特走过马兹维身边，用细瘦的手指颤抖着把雪茄按熄在桌上的铜铸烟灰缸里。

马兹维瞪视着这个比他年轻的人，直到他直起身子转过来。然后，金发的男人半是亲热半是恼怒地冲着他咧嘴笑了。“你犯了什么毛病啊，内德？”他抱怨道，“这么久以来你都没意见，然后没来由地丢出这个炸弹。如果我能搞懂你，那才见鬼呢！”

内德·博蒙特嫌恶地做了个鬼脸。“好吧，忘了我说的。”紧接着他又掷出一个疑问，“你觉得他连任成功后，还会买你的账吗？”

马兹维并不担忧。“我治得了他。”

“也许吧，不过别忘了，他这辈子还没做过亏本生意呢。”

马兹维毫无异议地颌首。“当然，而那就是我跟他合作的最佳理由之一。”

“不，保罗，不是，”内德·博蒙特认真地说，“那是最糟糕的理由。就算想破脑袋，你也得好好盘算一下。他那个没大脑的金发女儿对你的影响力有多大？”

“我要娶亨利小姐。”马兹维说。

内德·博蒙特做了个吹口哨的样子。“这也包括在你们的协议里？”他眯起眼睛问。

马兹维孩子气地笑了。“别人不知道，”他回答，“就你和我。”

血色星星点点地泛上了内德·博蒙特瘦削的脸颊，他尽可能地让

自己笑得和善可亲。“我可绝不会四处宣扬这事儿，但你得听我一句劝。你想要什么，就得让他们写成白纸黑字，再找个公证人宣誓，而且要付押金。或者，最好是坚持在选举前举行婚礼。这么一来，至少不会丢掉你应得的那磅肉——她的话，可有大概一百一十磅呢，对吧？”

马兹维把脸转开，回避着内德·博蒙特的目光。“我不懂你为什么老把参议员当成骗子。他是个绅士，而且——”

“没错，我在《邮报》上读过——美国政治界硕果仅存的贵族之一。他女儿也是贵族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警告你跟他们打交道时得留点儿神，否则到头来你什么都捞不到。因为对他们来说，你只是个低等生物，跟你犯不着遵守游戏规则。”

马兹维叹了口气：“噢，内德，别这么讨人嫌——”

但内德·博蒙特想起了什么，眼里闪现出恶劣的光芒。他说：“而且我们不该忘记，小泰勒·亨利可也是个贵族呢，或许你就是因为这个才不准奥珀尔再跟他厮混了吧。要是你跟他姐姐结婚，他成了奥珀尔的舅舅，那可怎么成呢？他就又能在奥珀尔身边打转了吗？”

马兹维打了个哈欠。“内德，你没搞懂我的意思，”他说，“我没有问你这些事，我只是问你该送什么礼物给亨利小姐。”

内德·博蒙特的脸失去了原有的光彩，被沉闷笼罩。“你跟她进展到什么地步了？”他的声音中并没泄露自己的任何想法。

“没有进展。我大概去找过参议员五六次。有时能看到她，但也就是能说句‘你好’之类的。你知道，我还没有机会跟她真正地聊一聊呢。”

一丝喜色在内德·博蒙特眼中一闪而逝。他用拇指的指甲捋了捋一边的胡子，然后开口：“明天是你第一次去那儿吃晚饭？”

“对，而且我不希望那是最后一次。”

“但你没收到生日宴会的邀请？”

“对。”马兹维迟疑着，“还没收到。”

“那你不会喜欢我给的答案。”

马兹维面无表情。“什么答案？”他问。

“什么都别送她。”

“哎，得了吧，内德！”

内德·博蒙特耸耸肩。“那你随便吧，是你自己要问我的。”

“可是为什么？”

“别送任何东西，除非你十分确定别人想从你那里拿到什么。”

“可是每个人都喜欢——”

“也许吧，可实际上情况要微妙得多。你送礼的时候，就相当于高调声明：你知道他们很高兴让你送——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马兹维说。他用右手的手指摩挲着下巴，皱眉道：“我想你说得没错，”他的脸色随之变得开朗，“但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了。”

内德·博蒙特迅速接口道：“好吧，那就送花，或诸如此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”

“花？耶稣啊！我可是想——”

“当然，你想送她一部跑车或几码长的珍珠项链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一开始得循序渐进嘛。”

马兹维皱了皱脸。“内德，我想你说得没错，这类事情你比我在行。那就送花吧。”

“别送太多。”内德紧接着又说，“沃尔特·伊万斯正到处告诉全世界，说你应该把他哥哥救出来。”

马兹维把马甲的底边往下拉了拉。“那么，这个世界应该告诉他，蒂姆直到选举结束前都会待在牢里。”

“你打算让他接受审判？”

“没错，”马兹维回答，然后加重了语气，“内德，你他妈的很清楚我无能为力。每个人都在盯着选举，而且妇女团体闹得正凶。如果现在就处理蒂姆的案子，那等于自杀。”

内德·博蒙特朝金发男人狡猾地一笑，慢吞吞地开口：“我们还没打入贵族圈子呢，没必要那么早就担心妇女团体。”

“我们现在就得担心。”马兹维的眼神高深莫测。

“蒂姆的太太下个月就要生了。”内德·博蒙特说。

马兹维不耐烦地呼了口气。“真是添乱，”他抱怨道，“他们闯祸之前怎么就不先想想呢？这些人就是没脑袋，一个都没有。”

“他们有选票。”

“就他妈的因为这一点才难搞！”马兹维吼道。他瞪着地板好一会儿，然后抬起头。“等投票结束之后，我们会关照他的。但在那之前我们什么都不会做。”

“这个说法可没法安抚那票人，”内德·博蒙特斜睨着马兹维，“不管有没有脑袋，他们都习惯被咱们关照了。”

马兹维的下巴略略抬起，深黯的蓝色眼珠死盯着内德·博蒙特的双眼。“所以呢？”他柔声问道。

内德·博蒙特微笑着，还是一副就事论事的口吻：“你知道他们很容易就会说，你跟了参议员之前，可不是这么办事儿的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”

内德·博蒙特依然笑着，语调丝毫未改。“你知道，光是这些就足以让他们开始讲闲话，说沙德·欧罗瑞可还是很照顾他的兄弟。”

原先专注聆听的马兹维，此时用一种非常镇重的平静语调说：“我知道你不会让他们这样瞎说的，内德，而且我相信你会尽力防止这些

偶尔入耳的闲话。”

有那么一会儿他们沉默地伫立，盯着彼此的眼睛，双方脸上都没有什么表情。然后内德·博蒙特打破了沉默。“如果我们照顾好蒂姆的妻小，应该会有帮助。”他说。

“你说得对。”马兹维低下头，他眼中沉晦的神色消退了，“留心这件事，好吗？满足他们所有需要。”

### 3

沃尔特·伊万斯在楼梯口等着内德·博蒙特。他睁大双眼，满怀希望。

“他……他怎么……说？”

“跟我告诉过你的一样：没办法。等过了选举，蒂姆就能有路子出狱，但这之前不能有变动。”

沃尔特·伊万斯垂下了头，从胸腔深处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。

内德·博蒙特伸出一只手搭上对方的肩膀：“这段日子你们很艰难，保罗比谁都清楚，可他连自身都难保了。他要你去告诉蒂姆的老婆，别付账单——房租、食品费、诊疗金和住院费，都送过来给他就是了。”

沃尔特·伊万斯抬起头，用双手捉住内德·博蒙特的手。“老……老天在上……他真是个好人！”那双瓦蓝色的双眼湿润了，“可……可我希望他能将蒂姆弄……弄出来。”



“这个嘛，希望总还是有一点儿的，”内德·博蒙特抽出手，“我再跟你联络。”然后他绕过伊万斯，走向台球室的门扉。

台球室里空无一人。

他拿了帽子和大衣，走向前门。细长的雨线闪烁着银灰的色泽，斜斜地倾泻在唐人街上。内德微笑起来，对着雨幕悄声低语：“下吧，亲爱的，你可值三千两百五十美元呢。”

他转身走回去，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。